

○语言的功能维度

编者按: 功能是多维度研究语言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国内外语界,尤其是英语界,将太多精力集中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引进和诠释上。本刊不否认这一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重要价值,但是有价值的功能语言学理论还有很多,同样须要关注和研究。就系统功能语言学而言,在引进的同时,须要从不同维度实现本土化和创新。本期刊发周频先生关于认知语言学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互补性研究成果,不乏深刻和闪光之处;唐青叶博士从视角出发,探索语篇意义的建构,昭示我们:没有纯粹客观的意义,只有说话人从特定视角出发的主观建构意义。

论认知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 对语篇连贯解释的互补性

周 频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武汉大学,武汉 430072)

提 要: 通过比较认知语言学 (CL)和系统功能语言学 (SFL)的哲学基础、基本假定、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指出 CL与 SFL属于不同的语言研究范式,它们之间不存在包含关系。由于它们具有共同研究的问题))) 语篇何以连贯,本文比较它们对该问题的研究进路,论证指出 CL与 SFL对于语篇连贯的解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互补性。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 语篇连贯; 互补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09)03-0056-6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Discursive Coherence

Zhou Pin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By comparing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basic assumptions and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annot be in inclusion relation because they belong to distinct paradigms of linguistic studies. Rather, with the common research question) what makes discourses coherent, they are complementary in terms of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Key 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discursive coherence; complementation

认知语言学 (CL)与系统功能语言学 (SFL)之间究竟是包含关系还是互补关系,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王寅指出,有些学者如 Lakoff & Johnson 和蓝纯等认为 CL 包含 SFL, Langacker, Redeker 以及 Janssen 等则认为 SFL 包含 CL, 后来 Langacker 指出两学派互补 (王寅 2006)。王寅也认为, / CL 与 (S)FL 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互补性, 是因为它们在很多关键观点上存在较为一致或接近的看法 (王寅 2006), 并总结了二者的 6 大共性, 指出 / 两者研究的侧重点虽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在主要观点、原则和方

法上大致相通。据此, 我们才有理由将这两个学派视为互补 (王寅 2006)。

我们认为, 从方法论上看, 要评价两个理论是否具有互补性, 须考虑两方面因素: 第一, 要看这两个理论是否有共同的研究问题, 只有都研究了相同问题的理论我们才能拿来进行比较, 否则, 若两个理论所要和所能解决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 就谈不上互补; 第二, 要看这两种理论是否从不同的角度或用不同的方法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并能补充对方的不足, 只有相互能弥补对方所忽视或

无法涵盖的研究内容的理论才能说是互补的。

本文将首先论证 SFL 与 CL 属于不同范式的语言理论, 由于范式之间不同可通约, 因而, 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包含关系; 其次,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论证 CL 与 SFL 对于语篇连贯机制的解释的互补性。

1 CL和 SFL

1.1 CL和 SFL是互不包含的不同范式的理论

范式理论 (Paradigm Theory) 的提出者 Kuhn 认为, / 多数科学家在多数时候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内从事解决具体疑难问题的活动。这样的理论框架叫做 - 范式, 它是一个时期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实践的前提, 是该共同体一致信从的基本理论、信念、方法、标准等构成的集合。范式指导下的科学实践叫做常规科学 (周超 朱志方 2003: 74)。依此标准, CL 与 SFL 应属于不同的语言研究范式, 因为它们哲学基础、基本假定、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都不同 (如表 1 所示)。并且, 它们关于语言、思维和实在三者关系 (简称三元关系) 有不同的基本假定 (basic assumptions), 这决定了这两个理论有根本不同的语义观和认识论基础。

表 1 CL与 SFL 的比较

	CL	SFL
哲学基础	体验主义哲学	社会建构论
基本假定	语言不是一种天赋的、自治的、先验的心智能力, 而是认知能力的一部分, 心智和语言都具有体验性 (embodied)。	一方面, 语言, 作为社会符号, 是生成意义的选择系统; 另一方面, 语言塑造人的思维, 规定对我们经验的释解方式。
研究视角	基于认知科学对心智研究的发现来研究语言, 认为语言各层次的结构和意义, 都是体验性的心智的认知机制的外在表现。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语言如何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 通过对语言的词汇和语法形式的选择生成意义以及语言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塑造作用。
研究方法	根据认知基本规律或手段, 如概念隐喻、转喻、ICMs 突显、辐射范畴、原型理论等对语言现象进行解释。	用功能语法等手段分析语言, 揭示特定的语言表达的社会意义。

1.2 CL与 SFL对三元关系的基本假定的区别

1.2.1 SFL对三元关系的假定

SFL 的语义观隶属于建构论 (constructivism) (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17)。Halliday 从建构论立场出发

研究语言, 认为从个体发生看, 每个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都要经历语言发展 (linguistic development) 和社会化 (socialization) 过程, 语言以社会话语 (social discourse) 的方式, 对人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先在地进行建构和塑造。因此, 这种社会建构论认为语言先于思维, 并规定思维的方式。正如叶浩生的总结, / 建构是社会的建构, 而建构的过程是通过语言完成的, 语言并不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和媒介, 相反, 它为我们认识世界和自己提供了范畴和方式, 它不是表达思维, 而是规定思维 (叶浩生 2003: 3-4)。可见, 社会建构论预设了语言相对论。

事实上, Halliday 的观点与 Whorf 的如出一辙。他说每种自然语言都是 / 人类经验的理论 (a theory of human experience)。通过互相定义关系和范畴的方式对流动不拘和模糊无界的感知世界赋予秩序。每种语言都在有限范围内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人类的感知世界规定秩序 (Halliday 2004: 109)。他还说, / 人类永远在对自身和周围的世界理论化 (theorize)。要想理解某事, 我们必须首先将其转化为意义, 才能将之内化或认识。而要把我们的经验转化为意义, 我们需要语言 (ibid 3)。Halliday 把不同语言的语法比喻为不同的筛网 (grid), 对组成人类经验的事件流会筛选出不同的意义并形成对经验不同的理解, 建构出不同的知识, 即他所说的 / 实在就是我们的语言所说出来的样子 (ibid 183)。他认为人的经验并不是被直接所予的, 而是经过不同语言的释解或符号化建构才能转换为意义, 因而不同语言的语法产生了人对经验不同的理解和知识建构的方式。总之, 这些观点体现出 Halliday 语言理论中语言相对论的思想。

SFL 虽继承了语言相对论却与之有相异之处: Whorf 强调不同语言对经验的不同塑造或建构, 而 Halliday 认为, 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历时发展阶段也会对经验产生不同的建构。他从个体发生 (ontogenetic)、种群发生 (phylogenetic) 和语篇发生 (logogenetic) 的进化的角度研究语言。他指出, 语法隐喻现象体现了语言对人类经验的重塑。因为他的理论认为, 措辞 (wording) 与意义 (meaning) 之间具有对应性, 他称之为 / 耦合 (coupling), 即什么样的意义就需要用什么样的措辞, 而选择不同的措辞必然为了表达不同的意义。他把语言对经验的释解方式分为一致式 (congruent mode) 和语法隐喻式 (grammatical metaphorical mode)。所谓一致式是指语法层与语义层一致, 如用名词表达事物, 用动词表达过程等; 语法隐喻式则是语法层与语义层不一致, 如用名词体现过程或性质等, 从而产生新的意义和知识。语法隐喻式的表达是对一致式的重新措辞, 因而也会产生新的意义 (rewording meaning)。

基于对科学语篇历时的研究, 他发现从伽利略和牛顿开始, 科学语篇中开始大量使用语法隐喻式或名词化的表达形式 (Halliday 2004: 18)。语法隐喻理论认为名词

化使得我们把世界看成是静止的、稳定的和持久的事物,因此名词化导致事物化。他认为一致式措辞用于表达常识知识 (commonsense knowledge), 而科学知识 (scientific knowledge) 或经过教育的知识 (educationally learned knowledge) 往往用语法隐喻式表达, 隐喻式是对人类经验的重建或重塑, 其过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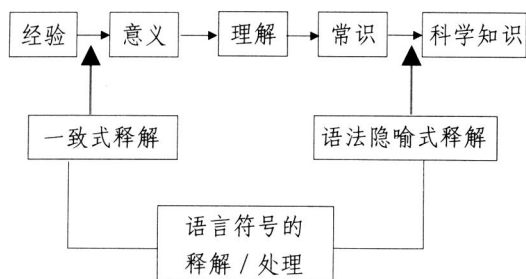


图 1 SFL对三元关系的假定与知识观

1. 22 CL对三元关系的基本假定

CL认为, 由于心智 (mind) 本质上是体验的, 我们的语言以及心智对实在的认识, 即知识都是体验性的。Lakoff将概念结构区分为/概念化能力0 (conceptualizing capacities)和/概念系统0 (Lakoff 1987: 310- 311)。他认为人类因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 并具有相似的身体构造和生理机能, 因此, 人具有相同的概念化能力。但由于存在环境、地域和文化等差异, 会产生不同的概念系统, 语言之间的差异来自概念系统的差异。基于对概念结构中/能力0与/系统0的区分, Lakoff驳斥了语言相对论, 认为语言不同并不会造成思维方式迥异。由于人类具有相同的概念化能力, 不同语言之间仍可互相理解和学习。(Lakoff 1987: 304- 337) CL的基本假定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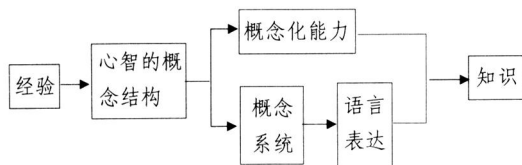


图 2 CL对三元关系的假定与知识观

总之, CL主要强调人的生物属性, 把知识视为由身体构造和生理机能规定的心智的认知机制的产物; 而 SFL主要强调人的社会属性, 把知识视为通过社会化的语言建构的产物。

我们知道, 任何理论都是从一定的基本假定出发演绎出的一套内部逻辑一致的系统。由于 CL和 SFL对三元关系有不同的基本假定, 即它们的逻辑起点不同, 这两个理论属于不同的语言研究范式。

1. 3 CL与 SFL属于不可通约、互不包含的两个范式

Kuhn在他的5科学革命的结构6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中, 对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展和进步的方式、科学方法论, 提出一套全新的看法 (Kuhn 1999)。他认为科学研究活动一般都是在一定范式指导下进行的。范式指导下的科学实践叫做常规科学。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转变就是科学革命。两个竞争的范式之间没有共同的评价尺度, 范式内起作用的逻辑和经验在范式之间的权衡失效了, 这就是范式的不可通约论题 (incommensurable thesis)。Kuhn否认一个范式是另一个范式的扩充, 或者把旧范式看成是新范式的特例, 他认为, 两个范式之间不存在超范式的仲裁者或仲裁方式 (周超 朱志方 2003: 90)。不可通约论题包括以下内容: (1) 新旧范式是不兼容的, 或者说是逻辑上不可比较的。当然逻辑上不可比较不等于不能以其他方式比较; 不同的理论的范式具有不同的解难题的标准, 关于什么是科学难题, 如何解难题及解难题的标准, 前后两个范式均有不同的看法; 范式的变化是世界观的转变。范式的变化使人们所看到的世界的面貌变了, 持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家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 (2) 范式的转变是经验的转变: 属于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不拥有相同的直接经验, 没有独立于范式之外的中立的观察事实, 因此相竞争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

然而, 我们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 具有以下特点: (1) 多层次性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可以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研究, 如音位、词素、词汇、句法、篇章等。对这些不同层次的对象的研究, 有多元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2) 异质性: 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 作为我们日常思维和交流手段的语言, 无论从语形还是语义的角度看, 本质上都是异质的。(周超 朱志方 2003: 90- 95)

因此, 语言学研究的范式不同于自然科学范式的更迭是通过科学革命, 由新范式取代旧范式, 而往往会多种范式并存。欧阳康认为, 与自然科学范式相比较, 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式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相对稳定性和变动性、历史性和可转换性、更强的排他性等特点 (欧阳康 2001)。因此, 我们认为 CL与 SFL之间不是新旧范式的替代关系, 而是两种并存的研究范式, 它们之间是互不兼容、不可通约、互不包含的。

下面, 比较这两种理论对语篇连贯解释的不同研究进路。

2 CL和 SFL关于语篇连贯机制的不同解释

2.1 SFL对语篇连贯的解释

Halliday & Hasan认为, 语篇是一个意义概念, 由句子组成, 并由句子体现。但句子必须遵守/谋篇机制0 (texture)才能构成具有语义连贯的语篇 (Halliday & Hasan

2001)。SFL认为语篇的谋篇机制包括衔接和语域两方面。衔接是指语篇连贯的内部因素,是把上下文联系起来的机制,它是由纵横交错的衔接纽带 (cohesive ties) 组成。每个衔接纽带有两个端点,把语篇中跨句子的两个项目联系起来。

衔接本身也是一个语义概念,通过词汇语法手段实现。语域是指语篇连贯的外部因素,即语篇的情景特征,由语场 (field)、基调 (tenor) 和语式 (mode) 三个方面组成。

关于语篇的连贯、语域和衔接的关系,张德禄和刘汝山继承并发展了 Halliday & Hason 的衔接理论,指出/连贯是语篇在情景语境中产生的总体效应。当语篇在内部和外部、线性和层级性上都衔接时,语篇就形成一个意义整体;当这些衔接机制与情景语境相关时,它就行使了它的功能。当这两个条件都满足时,语篇就是连贯的0 (张德禄 刘汝山 2003: 34)。三者之间的关系,张德禄、刘汝山有个清晰的图示 (张德禄 刘汝山 2003: 34)。

SFL假定语言是一个分层次的选择系统,语义通过对词汇语法的选择来实现,即选择不同的词汇语法就体现不同的语义。同样地,在此理论框架内,语篇连贯问题仍然是一个连贯的意义是如何在特定语域特征下,通过选择特定的词汇语法来实现的问题。语义衔接通过选择衔接手段或衔接机制实现。至于二者的关系,张德禄、刘汝山也有过图示 (张德禄 刘汝山 2003: 29)。

由于 SFL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语言,因而语篇连贯问题本质上被视为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人们选择适当的词汇语法,实现连贯的社会交往意义。而基于体验主义哲学的 CL,在思维或心智与实在之间加入了身体的因素,即把体验性的认知机制视为产生思维和语言的前提。下面讨论 CL 范式下的语篇连贯问题。

2.2 CL 对话篇连贯的解释

CL 范式下语篇连贯的机制其实是被看作心智连贯或认知连贯在语言表达上的体现。王寅曾尝试运用理想化认知模型 (ICM)、认知参照点 (CRP)、当前语篇空间模式 (CDS)、原型范畴理论、突显、概念隐喻和象似性来分析语篇连贯。他认为, / 所有这 7 种具体方法都可归结到 - 互动体验性。 (interactive embodiment) 和 - 心智连贯性。 (mental coherence) 这两个基本原则,从认知角度来说,语篇连贯主要就是建立其上的,而不能仅依赖连接词或概念0 (王寅 2006: 8)。因此,CL 认为语篇的连贯根本上不能归结为语言形式的衔接,而是基于体验性的心智的连贯。

需要说明, SFL 同样也没有把衔接手段当作语义衔接本身,而是认为, / 形式特征是用于体现衔接关系的,他们本身不是衔接关系0 (张德禄 刘汝山 2003: 21)。

下面具体比较 CL 与 SFL 对话篇连贯机制的研究进路,并分析它们是否具有互补性。

3 两种理论对话篇连贯解释的互补性

既然 CL 和 SFL 都对语篇连贯的机制作出了解释,但它们的认识论基础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试比较如下。

3.1 CL 和 SFL 在认识论上的互补性

我们前面讨论过 CL 与 SFL 在认识论上的区别: CL 主要强调心智的身体属性,认为心智关于实在的认识并不可能是客观的、脱离身体的 (disembodied)。我们所认识的实在只能是体验性的实在 (embodied reality), 即王寅所谓的 / 认知世界 0 或 / 人化自然 0 (王寅 2005)。SFL 也否认我们关于实在的知识是给定的 (given)、客观的,而认为实在是不可知的,我们所认识的实在是通过语法解释或建构的实在。它主要强调知识的社会属性,把知识视为通过语法和社会话语建构的产物。

表 2 CL 与 SFL 对话篇连贯的解释比较

	CL	SFL
语篇连贯的本质	心智的连贯性,本质上取决于互动体验性	衔接+语域,是满足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社会交往中意义的连贯
研究视角	意义连贯是人作为生物存在的必然的表达方式和理解方式	意义连贯是人作为社会存在,实现社会交往的必然要求
语篇连贯的手段	¹ ICM° CRP» CDS¼ 原型范畴理论 ½ 突显 ½ 概念隐喻; 象似性等	根据语域特点,选择衔接手段,通过词汇语法实现
语篇连贯与衔接的关系	语言形式的衔接只是冰山一角,心智连贯决定语篇衔接的方式。	语言形式的衔接是社会文化意义连贯的体现,社会文化语义的连贯决定衔接方式的选择。

然而,我们认为这两个方面的观点都各有偏颇,彼此互补。因为 CL 虽然承认心智的认知模型不可避免因社会文化而异 (society/culture specific),但它忽视了从个体和种群发生上看,语言或话语对个体和种群的认知模型也具有建构和塑造作用。事实上,人除了具有共同的概念化能力或认知机制外,大多数人从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话语世界 (discourse world) 里。我们赖以生存的不仅有 Lakoff & Johnson 所说的隐喻 (Lakoff & Johnson 1980), 还有 Halliday 所说的元语言 (Halliday 2001: 195)。

如果我们关于实在的知识都归结为来自体验性的心智的建构,就无法解释不同社会和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差异。例如,无法解释为何中西方文明的差别会如此巨大。黑格尔曾说, / 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中国

就行不通了(甘阳 2005)。为什么同样作为人,具有相同的认知机制,中西文明却差别巨大呢?显然不能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经验的理解仅仅归因于体验性的心智建构的结构。甘阳指出中西文明自古无瓜葛,中国是一个西方很难了解的文明,是完全外在于他们的,西方也是中国很不容易了解的,两大文明之间的差异太大(bid)。中国的传统文化自汉武帝以来,就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易中天指出,尽管有王朝的更迭,帝国制度仍能维持二千多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因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坚持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易中天 2007: 132)。而儒家思想则主要是通过语言或社会话语灌输给中国人的。可见,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们虽然具有共同的、体验性的认知机制,但他们也生活在特定的社会话语环境之中,他们的思维方式必定被这种话语所塑造。

SFL正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对思想的建构和塑造作用。也就是说,该理论把人看成是特定的社会的存在,语言则是塑造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尽管如此,我们同样不能夸大语言的差异所造成的思维的差异性,要看到人作为生物存在的共性。即不同语言、文化和人种的人们的概念系统不同,但他们的概念化能力相同,这是他们可以互相学习和理解的基础。

由此可见,CL与 SFL在认识论上具有互补性:前者从人的生物的普遍性上研究语言的认知规律,后者从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上研究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两个理论在方法论上是否可以互补呢?下面试举例说明。

3.2 CL与 SFL在方法论上的互补性

既然 CL与 SFL属于不同的研究范式,它们之间不可通约,也无包含关系。我们认为两个理论的互补也不是指简单地把两个理论相加,而是需要针对不同的问题选择不同的理论进行解释。下面通过三个实例说明 CL与 SFL在方法论上的互补性。

Halliday根据及物性分析 William Golding的小说5继承者6(The Inheritors)的语言特点(Halliday 1973)。张德禄、刘汝山指出,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文化落后的部落被先进的部落所征服和消灭的过程。从客观世界的角度讲,落后的部落的世界观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只能看到一些可以感觉到的过程和其与不同实体的简单关系,看不到过程与不同实体的复杂的内在联系。在语言上反映及物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和行为过程的大量出现(张德禄 刘汝山 2003 121)。例如:

¹ The bush twisted again. Lok steadied by the tree and gazed. » A head and a chest faced him, half hidden. ^¼ There were white bone things behind the leaves and hair. ^½ The man had white bone things above his eyes and under the mouth so that his face was larger than a face should be

^¾ The man turned sideways in the bushes and looked at Lok along his shoulder. [¿] A stick rose upright and there was a lump of bone in the middle. ^À Lok peered at the stick and the lump of bone and the small eyes in the bone thing over the face (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Halliday认为,此例中所有的物质过程、行为过程和心理过程都是不及物过程。其中有4个过程是故事的主人公 Lok做主语,但都是表达他的行为、动作和心理过程。这些动作和行为都没有对象和目标,是自发的和盲目的。这种相同的及物模式把6个过程联系起来,共同突出了一种意象: Lok在这个世界是一个无助的、没有能力控制自然、驾驭事物的人,从而为他的覆灭埋下了伏笔(同上: 121- 2)。我们认为,除了及物性所揭示的 Lok行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外,这段话里的衔接手段也反映出 Lok眼里的世界是孤立的、没有因果关系和逻辑联系的世界。这段话采用的衔接手段非常简单:共有八句话,每句话之间没有逻辑连接词,而且其中有5句(¹ [°] [»] ^¼ ^À)是简单句;两句(^¾ [¿])是由 and连接两个简单句组成的并列句;只有句子^½是一句由 so that连接的表示目的的主从复合句。这也表明,在 Lok眼里的世界,除了有些简单的并列关系和直接的目的关系外,主要都是孤立的事物和事件,这些事件对于他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或逻辑联系,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自发的、偶然的、无规律的。由此可见,作为土著人, Lok的认知水平还很低,他相对于外部世界仍然处于自在的、而不是自觉的状态。就此例而言,用 SFL比用 CL更能揭示语篇的特殊涵义。又如:

Some old people are oppressed by the fear of death . . .

¹ The best way to overcome it) so at least it seems to me) is to make your interests gradually wider and more impersonal until bit by bit the walls of the ego recede and your life becomes increasingly merged in the universal life. [°] An individual human existence should be like a river))) small at first, narrowly contained within its banks, and rushing passionately past boulders and over waterfalls. Gradually the river grows wider, the banks recede, the waters flow more quietly and in the end, without any visible break, they become merged in the sea and painlessly lose their individual being. . . (Bertrand Russell 1988)

对这段语篇,用 CL比用 SFL能更好地解释句¹与句[°]之间的连贯关系。在句¹和[°]中,都有 wider, recede和 merge这三个词,表面上看,这是使用了重复的词汇衔接手段,然而,在句¹中,这三个词分别与 interest, walls of the ego和 life搭配,而在句[°]中,它们分别与 river, banks和 waters搭配。如果用 SFL的衔接理论解释,则这两个句子具有词汇衔接关系,因为这两个相连的句子使用了词汇重复手段。不过,这种解释显得比较肤浅。事实上,这

两句话的语义连贯,主要是靠一个系统的比喻)))人生就像一条河流:河流从源头开始,先是涓涓细流,然后逐渐汇成波涛奔涌的大河,到最后安静、平缓地融入大海。人生亦如此,从幼年的稚嫩弱小到成年的朝气蓬勃,甚至狂放不羁,再到晚年的安详从容。也就是说,句¹和⁰其实是靠概念隐喻))) /人生是一条河⁰(LIFE IS A RIVER)投射形成连贯的。通过将/河流⁰这个具体、直观的认知域映射到抽象概念)))人生的认知域,使/人生⁰这个抽象概念获得了系统的、连贯的意义。

然而,仅用衔接理论解释是不够的,该语篇的连贯还需考虑概念隐喻的投射作用,即前两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⁰是自然现象作为始源域,投射到目标域)))人际关系上:嫉贤妒能的现象,由此说明该现象从自然到社会,具有普遍性。

可见,CL和SFL不仅在认识论上互补,在方法论上也互补。它们的互补并不是指把两种方法简单地相加,而是指对某些问题,我们采用一种理论更适合,对另外一些问题,我们需要用别的理论解释更便利,或者对同一个语篇,我们可以同时使用两种理论揭示其意义连贯的机制。

4 结论

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CL与SFL具有相同的研究问题,但属于不同的语言研究范式,它们之间不可通约,不存在包含关系;另一方面,CL与SFL不仅在认识论上,而且在方法论上具有互补性。

参考文献

- 甘 阳. 西方逻辑解释中国:生硬的纠缠 [Z].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2005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jj/20050630/pl/200506270120.asp>
- 欧阳康. 人文社会科学哲学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 王 寅. 语篇连贯的认知世界分析方法))) 体验哲学和

- 认知语言学对话篇连贯的解释 [J]. 外语学刊, 2005 (4).
- 叶浩生. 第二次认知革命与社会建构论的产生 [J]. 心理科学进展, 2003 (1).
- 易中天. 帝国的终结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张德禄 刘汝山. 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 周 超 朱志方. 逻辑、历史与社会:科学合理性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Halliday M. A. K.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M]. New York: Elsevier, 1973.
- Halliday M. A. K.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A]. In Fill A. & Muhlhauser P. (eds). The Ecological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1.
- Halliday M. A. K.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M].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 Books Ltd, 1999
-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Russell B. How to Grow Old [A]. In Alexander L. G. (ed). New Concept English (4) [Z].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 Whorf B. L.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M]. Amsterdam: M. I T Press, 1956

收稿日期: 2008- 05- 22

—责任编辑 王松鹤—